

时间的划痕

【小说卷】

张不狂/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SHIJIANDEHUAHEN

日
作
白
戈
矛



张不狂，汉族，生于20世纪70年代。籍贯陕西横山，现居宁夏银川。著有诗集《红磨坊》《城市与山水之间》，杂文集《马后炮》。

时间的划痕

【小说卷】
张不狂/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的划痕·小说卷 / 张不狂著. — 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544-0438-6

I. ①时… II. ①张… III. ①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1354 号

时间的划痕·小说卷

张不狂 著

责任编辑 李亚慧 田 燕

封面设计 闻 静

责任印制 殷 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1425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总印张 15.5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44-0438-6/I·40

定 价 49.00 元(共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001 / 警察故事
005 / 命定的掌纹
020 / 名片
035 / 免费旅游
039 / 逃逸出城
052 / 尚未在正午开始的早晨
070 / 他的罪里有我的过
086 / 教授与报童
090 / 二蔓菁
106 / 原创作品
111 / 憨男傻女
125 / 不断上扬的身体
155 / 那时花开
158 / 咳嗽
184 / 长命的短命婚姻
200 / 聋三
213 / 狗剩
217 / 金灿灿的杏
222 / 大雪封山之后
227 / 阳光温婉
229 / 驻队干部来吃饭

警察故事

几年前，我差点当了警察。这件事说起来和曹有些关系。曹是县社教工作组驻乡政府的成员之一，职务是县公安局看守所的所长。我是乡政府的一般干部。后来，我们各自的命运都发生了一点变化。

我所在的乡有个叫三焉的地方。那里处于三岔路口，交通十分便利，属于三个乡镇主要的交通要道。那里往来的人极其的多，发生的事也多，赌博猖獗便是其一，那里被乡民形象地称为“三不管”。因此，打击赌博成了社教期间重点工作之一。

那次抓赌是晚上进行的，由县社教工作组和乡领导带头，参加行动的是我们一群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那时的我刚参加工作，依然保留了学校时习惯拥有的一肩长发，胡须满面。那晚的我身着一件黄色军大衣，手提一根大棒。这样的装束看起来很是生猛，其实我心里最明白我是多么的外强中干。

到了聚众赌博的窝点，按照部署，我们立即开始了行动。当

我们破门而入的时候，方才还全神贯注于猜宝的赌徒们猛地惊跳了起来。哗的一下都立起身，乱作一团。随着曹的一声大喝“不许动”，我手中的大棒也就在屋中央举了起来。这时，各个关口已经被我们把守得水泄不通，一群赌徒乖乖就范，被我们轻松地押回了乡政府。从他们的身上搜到不少赌资以及匕首等凶器若干。

第二天，一位交了罚金被释放的赌徒见了我便问：“你是新来的？”

“参加工作不久。”我说。

“怪不得。”他一脸的遗憾。

“怎么啦？”我问。

“要不是你，我们非干起来不可。”

“你们不怕公安人员手里的枪吗？”

“怕什么？我们又没有犯下死罪？”

我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我听说过这些赌徒不要命的事，曾有几和派出所干警面对面地交锋。据说，有一位干警被赌徒们捅了几刀，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也落下了残疾。

“那关我什么事呢？”我问。

“我们还以为你是乡政府雇来的打手，想你肯定身手不凡，就没敢动手。”

啊哈！他们竟然把我当作了流氓地痞。我对他心存谢意地嘿嘿一笑。想不到我这形象曾多次受到领导的指点，认为我不像个国家干部的样子，现在竟派上如此大的用场，意外地成为本次打击赌博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此后，曹与我的关系开始不同凡响地友好了起来。

“想不想当警察？”曹有一次问我。

“警察是想当就当的吗？”

“你要有这个意思的话，县公安局最近正在招收文职警察，你

可以报考。”

“你认为我适合当警察？”

“怎么不合适？像你这样的形象是得天独厚的。比如，你可以打入犯罪团伙内部协助破案。再比如，上次抓赌，要是没有你，早就打起来了。你很有震慑作用的。”

我听了曹的建议，欣然前往县城，在人事局报了名。

由于招的是文职警察，考试只设一门语文，主要考查的是文字能力。这让我感到自信。在大学时我学的就是中文，不会难倒我。在规定的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里我用了半小时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对于成绩，也是有着极大的把握。

不久，曹就给我带来了第一名的好消息。高兴归高兴，曹同时还提醒我公安局和人事局还将联合对成绩优异者进行面视考察。曹嘱咐我：“为了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我看把形象搞正统一点好。”

考察人员来的那天，一大早，曹就催我上理发店。经过理发师的一番修剪，我散乱的头发变得整洁光亮，被我视为艺术的胡须也忍痛割爱了。随后，一套经常不穿的西服取代了一贯的休闲装，脚上的皮鞋也沾了考察人员的光变得乌漆漆的了。

曹对我的变化非常满意。

曹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考察人员之一的公安局李教导员不喜欢留胡须的人。”

我释然。

考察人员来了，是我尊贵的客人。一位是李教导员，另一位是人事局的康干事。

简单地寒暄了一番，两位客人似乎对我的情况已经基本掌握，言语里不再出现有关考察的问题。这时，曹将我叫到一旁，问：“你打算怎么办？”

“吃饭吧，我请客。”

“好，你小子进入社会很快么。我也是这个意思。”

饭桌上的气氛始终是和气的。李教导员严肃不足，康干事温文尔雅，曹谈笑风生。我呢，频频为他们敬酒、递烟、夹菜，间或把服务员的活揽过来，把他们的水杯一一注满。曹因为和他们很熟悉，便和他们开玩笑，重点则是一个劲地夸我。

李教导员安慰我说：“不要担心，只要你有本事，是不会被埋没的。”

康干事说：“我们会将考察情况如实汇报，最终录用谁还得会议研究通过。”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文职警察人员的名单已经定了下来，其中没有我。此时，曹去了县城，消息是否准确难以核实。等到两天后曹从县城回来，才证实了消息来源的可靠。

问及原因。曹说：“我们弄巧成拙，他们捉摸不定。人家说你文质彬彬，感觉太瘦弱，不适合警察工作。”

“文质彬彬？不是招文职警察吗？”

“要不怎么琢磨不透呢。”

半年之后，一家经常发表我作品的刊物有意要我做编辑，我当即应诺了下来。去人事局办理调动手续时，正好碰上了康干事。他拿着我的《干部商调表》说：“怎么，你要调走？我们还打算调你到公安系统工作呢。”

我愕然。

其实让我愕然的事还有一件。在我离开乡政府不久，听说曹进了他曾经管辖的看守所。这次是人家看守他，不是他看守别人。原因是他在基层派出所任所长期间，许多离退休老干部的户口让他给偷偷卖掉了。

命定的掌纹

新来的乡长是个精于算命的人。无论是看看风水，还是化解邪病，都可以被他掌控。因此，乡长颇具神秘色彩并被大家所关心的不是他的工作状况，而是有关于他的传奇。

据说，好多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病人经过乡长的调弄都从死亡的边沿奇迹般地爬了起来。但凡乡长选择的阴宅或者阳宅，其后辈都出落得光彩照人。说者有证有据，听者啧啧称奇。据说，在乡长工作和生活过的那个小县城里，乡长的知名度奇高，皆得益于此。有人可能不知道县长是谁，但不能不知道他。这样的名气，这样的呼风唤雨，自然吸引的不仅仅是山村野夫，还有县太爷们的关注。这一路走来，乡长的人生也就好似从阴间走向了阳间，辉煌得像是冉冉升起来的太阳，红彤彤了。于是乡长成为乡长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

乡长和他的传奇一经到来，就给偏僻的乡野带来了冲击。有关乡长的话题传得飞快，乡长的名字从这个舌尖跳到那个舌尖，像是可以温暖人的火焰。认识他的人说他神了，不认识他的人也

说他神了。乡长的口碑极好。乡长说话慢条斯理，表情厚道并伴有些腼腆。这样一个缺乏威严的人，斯文得让人惊异，明显地颠覆了官员威仪的模式。可任何人都会认为他的城府很深，深不可测，也深不见底。真人不露相大抵如此。

尽管大家不怎么关心乡长的工作状况，但他的工作开展得不错。乡镇的工作概括起来不外乎“催粮要款，刮宫引产”这么八个字。粮可以吃，款可以花，要儿要女是为了香火的延续。要要做好这些事，自然很难。因此，每当工作人员进驻村里往往要面对不顺畅的情况，甚至是抗拒。对于工作中这样的难点，乡长很乐意出面。只要他出面，一切就都是另一番顺畅的局面。在这样的征兆里，没有人怀疑乡长的仕途是不平坦的。

乡长到任的那天，正赶上全乡的干部集体会餐。大家正在穷乡僻壤却颇有洋味的“好莱坞饭庄”吆五喝六时，文书跑进餐厅里来大喊：“乡长来啦！”大家便停下杯盏，先后起立迎候。

乡长来啦。人到中年，样子很朴素，一套蓝色的中山装着身，很是整洁。他一步入餐厅便向迎候他的人频频点头、颌首、微笑，好像早就和大家认识一样。

这是我在乡政府工作的第二年，1993年的春季。

由于原乡长荣升乡党委书记的缘故，才使得我和新任乡长能够共事和相识，也使得他的故事在我的视野中得以展开。

在我的印象中，乡长是比较谦和的那种人。他说话慢条斯理，似乎怕你不明白他的意思，每当和别人说话时，总习惯在末了缀上一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乡长实在是太斯文了，斯文到任何人都可以对他表示不敬。可那是表面上的，在心里谁敢于那样不敬他呢？

本来，我和乡长的交往应该是很多的。由于一件事的阴错阳差，才使我和乡长的交往在记忆中剩得屈指可数。

在本届政府换届中，原乡政府一位许姓的文书被提拔到另一乡政府去任党委秘书。本乡文书的空缺据说是由于我的文字水平和一手好字被大家看好，因此，这个空缺起先乡政府拟定由我接手。因为我亲自参与了申报工作。

许文书在离开之前私下找我，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喜形于色，那样子好像我是他家的什么人似的。他说：“你小子这下可在仕途上扎下了根基，算是把官苗子种下啦！”

看他的样子，好像我是皇宫中一个寂寞的妃子，突然被皇帝君临了一下。剩下的就看我表现如何了。

对于这样的热情，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他所期待的热切。

他警告我：“现在，算是事成了一半。别马马虎虎，该跑的就跑跑。这可是很多人都在盯的位子。”停了一下，他又说：“我可没少给领导说你的好话。”

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出现感激的东西。我想：“我不过是参加工作几天的毛孩子，有什么让你这样为我牵肠挂肚的。”

看我平静如一块雕不成花的朽木，他拿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文稿说：“这是乡政府向组织部推荐你作为下届文书的申报函。你重新誊写一下。命运在你手中，等着做你的文书吧。这可是比副乡长都实惠的美差。等上面的任命下来，你得请我的客。”

任命的结果下来，却与我没有一毛钱关系。有关的是县某某局长的外甥。

一时间有人给予我同情，有人笑话我不会来事，言下之意是我不会拉关系、死脑筋。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祝贺新文书的上任。我为人们的两张面孔哭笑不得，好在这意外的变故并没有使我懊

恼，我本平常人继续平常也不会有什么不适。这点我可以对天发誓，或者拉拉手指头以表明我的心迹。

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广阔的天地里驻村蹲点，除了搞些被村人称为“催粮要款，刮宫引产”的工作外，也没有多大的作为。

至于乡长，也只是每从村里回来，在政府大院里见上一面，点一下头以示敬意。乡长也最多点一下头或者问一句“回来了”，我就以一个“嗯”字回应。

一次从村里回来，乡长见到我的时候不再是“回来了”三个字，而是多了些笑容。更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他说：“我正准备通知你回来呢。”

“有什么事吗？”我问。

“你先回宿舍洗洗脸。”乡长说，“回头到我办公室来。”

我去了。乡长让我坐，并将一盘水果放在我的面前。

乡长说：“最近县上要来检查工作，有个汇报材料想让你起草一下，时间很紧，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材料不是应该由文书起草吗？”

我的话一出口，乡长的脸有点挂不住了。我也猛然意识到这句话说得不合适。

乡长毕竟是乡长，尽管我的话是无意识说出的，但他的思维显然是针对我的有意识给予了妥帖的回答。他说：“其实，你的事我也知道。虽然不是经我的手办的，但作为乡长我有义务向你作个说明。其实，推荐文书乡上只有建议权，结果还得县上决定。你明白吗？”乡长随手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我，接着说：“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找你起草汇报材料说实话是迫不得已，文书连语句都搞不通顺，他哪能搞大材料呢？”

我说：“乡长，这件事我压根儿就没有往心上去。我是个没有多么远大理想的人，自己的斤两我还是知道的。”

乡长很欣赏地盯着我的脸说：“那就好，难得你有这样平和的想法。不过，你还年轻嘛，有的是机会。你明白吗？”

我说：“乡长，我谢谢你这样说。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的这句话可是很害人的，有很多人以为自己年轻机会多多，结果等到头发发白也没见得有什么起色。”

乡长笑笑，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示意我把手伸给他看。看过了，说：“你不是当官的料，明白吗？”

“是命吗？”我问。

乡长笑了一下，笑得不够机智也不够明朗，说：“其实，我观察了你很久，你从不与领导亲近，又不善交际。你明白吗？你的性格注定你可能很普通，但你是个懂得怎样快乐的人。”

转眼到了夏天，日子过得平静如水，也平淡如水。乡村之间五十华里的山路将我磨炼得健步如飞，同时，给了我一个能吃百家饭的好胃口。让我不能平静的是：作为一个驻村干部，我却不懂得农事，不会指导农民生产，更为他们解决不了一丁点实际困难。而更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对我极大的包容和理解。这种包容和理解有着一一种悲剧的色彩，那就是茫然地顺从。

他们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你又不是乡长。吃好喝好，只要蹲在村上就是工作，不惹是生非就是个好干部。有些干部来了不但要吃要喝，而且东家进西家出瞅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的胡乱骚情。再说了，就是那个乡长不也是一样嘛？他的屁股底下也捂着一泡屎呢。他不但会算命，还会算计人，村东头白家的小媳妇都让他算到怀里了。”

“不会吧？”我替乡长辩解，“乡长不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倒也没啥。你说，那么一个破烂女人，和你乡长勾搭

上不是丢脸嘛？”

白家的媳妇叫毛小凤。我第一次进村驻队就传奇般地见过一面。

那天进村，由于走时匆忙，到了村办，我才发现忘记带牙具了。

我问村长：“村里有小卖部没有？”

村长朝我狡黠一笑，随后将我领出村办，向村东头的一排窑洞指了指，说：“那个就是。”

我去了。

进了院子，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面色状若桃花，天然的美艳令人惊讶。一副素面朝天的模样能让那些眼花缭乱的化妆品望而却步。

在西墙根下，一个灰头土脸的男子正在奋力劈柴，见有人进来，便停下活计，直冲我憨憨傻笑。

“有牙刷牙膏吗？”

“没有。”女子答。

“你家不是开着小卖部吗？怎么会没有牙刷牙膏呢？”

那女子“噢——”了一声，像是明白了什么。问我：“是那个老叫驴村长让你来的吧？”

我点点头，说：“是。”

“牙刷没有，要毛刷我倒可以给你用用。”说完，便有一个媚眼抛了过来，落在我的脸上“轰”的一下像是着了火。随即在她的喉管里一股浪笑像水花的喷溅喷了我一头，我已经是一头的雾水了。

西墙下的男子跟着手舞足蹈了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嗷嗷”直叫。

我说：“谢了。”

退出院子的时候，我有些疑惑：这么俊美的女子怎么会发出

那么奇异的笑声呢。

村长见我回来，乐得都有些岔气。

村长问：“看你灰溜溜的，怎啦？我们那位美人没有给你刷牙吗？”

“那就不是个小卖部么。”

“她家是不开小卖部，可她的外号叫小卖部么。”

原来村长是在耍我。

村长说：“毛家和白家是姑舅亲戚，两家老早就为小凤和柱子订了娃娃亲。没想到毛家的小凤天生一个美人坯子，而白家的柱子却长成了个憨汉。等到了婚嫁的年龄，小凤知道了自己白头偕老的人就是那个傻表哥时，死活都不应。几次乘机逃离家门，都被他爹大棒打了回来。最后不得已只好哭哭啼啼地嫁了过来。”

“哦，这样啊。”我知道西墙下的那个憨憨的男子就是小凤的男人了。

村长继续说道：“其实，小凤嫁过来，对于白家憨儿子没有任何意义，倒是好活了那些专事偷鸡摸狗的小子。起初，她的婆婆还指桑骂槐、打鸡骂狗，却总给小凤逮着话把不依不饶，谁让你的儿子球都不顶呢。要不就要死要活地寻着割腕上吊，要么哭闹着离婚。时间久了，婆婆也只好放任自流。只要相安无事，爱偷谁是谁。小凤却顺着竿子上天，眼见得三天两头把公公婆婆打得鼻青脸肿。”

从此，小凤便多了个外号“小卖部”。

秋风渐起，成熟的庄稼和土地交叠着呈现出金黄。树叶飘动的时候，乡长和小凤也随着那风中的叶子在风中流传。说啥的都有。

在我看来，小凤和乡长不过是算算命而已。因为像小凤那样的女人，无论和哪一个男人在一起，不是事也是事。但有一点值

得理解，小凤尽管放荡，但对生活美好的幻想必定寄希望于一种神秘的解答。而这一切，可能只有像乡长这样的人方能解答清楚，让人信服。而四乡八村的人们之所以将此津津乐道，缘由皆起源于小凤本身，要么，为什么不议论其他的女人呢？生活对于一个有争议、不守妇道的女人不公就在于此。

据一位和小凤无话不说的女人传出消息说，小凤曾告诉过她关于自己和乡长之间的事。其场景可以用画面分解的方式反映出来。

小凤找乡长算命的那天，当乡长捏着小凤的手看时，她就觉得乡长那双不曾劳作的手光洁得令她心动。而当乡长再次看她的面相时，乡长的眼光被小凤专注的眼神给电了回去。

小凤和乡长面对面坐着，在乡长还没有回过神来时，小凤便抽身和乡长坐在长条沙发上了。

小凤说：“乡长。”

乡长没敢看小凤，嗓子眼里含糊地“嗯”了一声。

小凤说：“乡长，你看仔细些。”说着就往乡长的身上靠了靠。

乡长的手就有些抖，身子出溜了一下，赶紧往边上挪了挪。

小凤“哧哧”地笑出声来，说：“没事，你尽管看。离得近看得清楚。”又往乡长的身上靠一靠，直把乡长靠到沙发的扶手上不能动弹。乡长头上已经全是汗了。

乡长说：“你——？”脸红成猪肝了。

小凤说：“我——”拿出手绢去擦乡长头上的汗……

起先，村人尽管对小凤的生活作风颇有微词，都到了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地步，但对于小凤和乡长勾搭在一起还是将信将疑的。一个农村妇女偷个村长也算本事，你小凤和乡长能好在一起那不是笑话么？对于村人的怀疑，那个知情的女人赌咒发誓地说：“要是有半点假话，那我就当放了屁了。”

话都到了这个份上，谁还能不相信呢？